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章台柳

第二回 章台愁鎖懷春女 曲院欣逢悄意郎

話說李王孫改名藏姓，旁人總不知道來歷。家有萬貫，地有千頃，使奴喚婢，結客宴賓，極是豪俠一流。家中有愛姬柳氏，卻是他自幼養育起來的，安於章台別墅。手下有個心腹侍婢，名喚輕娥。一日，當花朝時候，不免有些春愁，怎見得：柳含煙，花蘸雨，春色已如許。繡戶羅幃，採取起還未。他待嬌倩人扶，懶聽人喚，是何處流螢雙語。

調《祝英台》

柳姬道：「奴家柳氏，長安人也。從小養育在李生家。他交遊任俠，聲色自娛。奴家年方二八，尚在待年。我女侍數人，只有輕娥粗通文義，頗識人情，卻也那曉我心事來。」輕娥道：「姐姐你清歌善舞，盡可博歡，有此才貌，將來自然嫁個俊俏才郎，有什麼心事來。」柳姬道：「我性厭繁華，情耽文墨，況且我郎君暫稱豪俊，每愛仙游，那桃夭之期，知在何日。這些時，日暖風恬，花明柳媚，好惱人的春色也。」輕娥道：「門色初高，曉妝久待。雙鸞鏡，九鳳釵，燕脂螺黛，俱在此了。我看你星眸半掩，笑靨懶開，還像是春夢未醒的光景。你梳妝起來，我與你再把眉兒重描一描。呀，到似一段春愁掃不開的模樣。」柳姬梳妝已畢。「那杏子衫，茱萸帶，凌波羅襪，鏤麝金裙，也都在此了。可試穿一穿。」柳姬穿完，說：「我且下階行行，可好看麼？」輕娥道：「只是圍帶寬些，想是腰肢瘦損了些。」柳姬道：「那畫闌桿外，簇簇搖搖的是甚東西？」輕娥道：「這是雲影和那花蔭。你看這荳蔻花，就是我姐姐模樣。再看這滿牀絲竹，已被塵埋。想你近來，弦管也都生疏了。姐姐這兩日不到門前那銀塘上，草都青了。我看你許多幽懷，何日得金屏射雀，才得歡容。」柳姬道：「我便是李家人了，如何能有那日。」輕娥道：「我們遊玩半日，天色將暮，且與你回繡閣去罷。」正是：

細樹含殘影，春閨散晚香。

到了次日，柳姬起來，梳妝已罷，忽想起一事，說：「輕娥，我曾許法靈寺繡幡一掛，前幾日繡得大半，沒情沒緒，又丟下了。今日清閒，乘此春和，正好做完，你再添些香去，烹茶來。」輕娥道：「姐姐，牙尺剪刀，金針彩線，俱安在閣子上，沉水香也放在爐裡了。我再去烹茶拿來。」柳姬才把幡兒拿起，繡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奴家如此虔心，或有靈應，也不可不知。」只見輕娥走來，說：「姐姐，茶在此，你的幡繡完了，先掛起來看看。」隨將幡懸上，說：「呀，你看光彩迷目，錦色迎人，好一掛幡兒。」柳姬道：「輕娥，後日是黃道吉日，你可去法靈寺，尋語空老師，辦些香水掛在佛前。」輕娥道：「曉得。」柳姬道：「我前日教你曲兒，你記得麼？」輕娥道：「這幾日姐姐不去理會，輕娥也忘記了。」柳姬道：「趁著無聊，試再教你一番。」重新又教唱數回。輕娥道：「多謝姐姐指教。你看，春氣餘寒，轉添愁緒。那紅樓之外，濃李落梅，都是些長安仕女，與你倚闌遙望則個。」柳姬一探，說道：「你看，軒車映日過，簫管逐風來。」輕娥道：「姐姐，若非邯鄲友，便是洛陽才。待我把簾兒捲起。」忽聽一片馬嘶，說：「姐姐，那西郊頭一個少年郎，騎著匹馬，敢打從此間過哩。」柳姬道：「是那騎紫騮的白面郎麼？把簾兒放下來。」

且說韓生遊春回來，經過此處。說：「這是章台之下，方才樓上的人兒，想在此了。」因下馬來，吩咐小廝：「你且牽馬回去，我隨後步來。」小廝應聲去了，韓生道：「門開在此，待我窺看。呀，有這般好樓閣哩。雕闌十二，真個好觀。」聽得樓上說：「姐姐，那碧桃花開得爛熳也。」說完笑了一聲。韓生道：「可謂一笑東風放碧桃了。」輕娥道：「門外為何犬吠？我去看來。」下樓來，見了韓生在那裡探望。「呀，是誰家郎君，輒敢到此。」韓生道：「便是瑤池蓬島，也須有路。」輕娥道：「誰引你來的？縱瑤池有路，恐無青鳥。」韓生道：「小娘子就是王母使者了。」輕娥道：「呸，你錯想三偷阿母桃了。」韓生道：「小娘子，豈不聞『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』。」輕娥道：「我又不是鄭康成家婢，誰與你詩云子曰。」韓生道：「小生尋春，郊外迷路到此，願借瓊漿，以慰消渴。」輕娥道：「且不要忙，我去問姐姐，肯時擎一甌與你。」「姐姐，門外便是那騎馬的少年郎在此，你嫁得這般一個也勾了。」柳姬道：「這丫頭是甚說話來。」輕娥道：「他道是『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』。」柳姬道：「他可知道『豈不夙夜，謂行多露』嗎？」輕娥道：「茶借他一杯也無妨。」柳姬道：「你與他有甚往來？」輕娥出外道：「快去，快去，偏你會說詩，我姐姐道『豈不夙夜，謂行多露』哩。」韓生道：「借茶何如？」輕娥道：「他說了，你與他有甚往來。」竟自轉去，說：「姐姐，我們掩上門自去也。」正是：

日暮且歸去，江城未可邀。

卻說韓生，自付道：「這是我鄰近人家，到不知有這般絕色。好令人驚魂動魄，須索打聽一番便了。」